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五

豫章　涂　美文　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　較

兵制篇上

三代兵制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昔者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致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商有亳野之

師周武王克商以兵平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定軍賦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師以時稽民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若作民而
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而至
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
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
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用前期鄉師出
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
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
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
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乃車

徒與賦均起法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囿術路爲三千六百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釆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

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而車右掌軍車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國勇力之士屬焉搖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鄉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槩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之京軍王畿爲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

之故凡致民用之軍旅田役皆由鄉遂至於都鄙此公卿大夫各帥其采地之民而用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棊布則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而每歲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當其時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

內悉爲屬連卒長以聯其國爲長而王亦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其於天下也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封建盛而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爲正之具也由今論之自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積而爲百乘千乘又積而爲萬乘而天下之賦定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爲師爲軍而天下之軍立然爲二千五百家爲鄉爲二千

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故六鄉爲六軍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則是合六遂六鄉可制十二軍矣有十二軍之衆而僅制六軍以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王畿千里車萬乘而六軍選用千乘則所用特十之一耳大國百里車千乘而三軍所用則五百乘次國七十里車七百乘而二軍所用則二百五十乘是十之五耳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而一軍所用則一百六十五乘是又三之一耳以見先王之不盡民財也不特此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

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始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而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止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下劑爲率大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千乘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六遂及三等侯國皆通此數大司馬遁而征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

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諸侯之民
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
焉耳蓋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及上地中地下地之
任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及戎馬兵車甲士
徒卒之賦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
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
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調
發則不厭其簡故毎甸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止七
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而十六次調發方及

一夫也誠以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而調發必備則人不疲於征戰又况此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即平日之族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軍將即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方平居無事之時人聯家比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簡車閱徒無招呼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衛然則兵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皆吾吏有事則敺之於行陣事已則

歸之於田里故軍藏於六鄉而弗謂軍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春官之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拳拳於法紀之垂汲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嘗考之書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

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敢擅發周公爲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專行是則兵無專將將無專權可見矣以至鄉遂之民屬司徒四時之田屬司馬閭師則受軍旅之戒於司馬鄉師則致役要之辟於司空益六軍之制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居然若無至其四時之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曰茇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

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爲還田之期以此見先生之不樂用兵也特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兵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茇舍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振旅之陳而不用兵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凡田獵擇取獸曰蒐爲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不擇曰狩今以狩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用殺也特以兵不可以無名而習因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有

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獮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背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仁已迭行乎其間矣而又仲春則以辨鼓鐸鐲鐃仲夏則以撰車徒書契名號仲秋則以辨旗物仲冬則以詳坐作進止各主其一不盡求也蒐以祭社苗以享礿獮以祀祊狩以享烝各以行禮非暴物也蓋田本肆武而以禮終獮本厲殺而以仁勝此之謂順以動而悅以使乎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

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鄉皆將則蓄將不爲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若乃天子之衛有郎衛有兵衛而其别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覲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

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鈎盾之隸是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為尤重矣苟不以非而糾劾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道藝之害此宮正所以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防以過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有保氏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教之故齒而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頒其誅賞如此此則八次八舍之列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掌之太僕統

之師氏師之司隸令之又兕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不關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厠跡其間平時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秉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曷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且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制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民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

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爲防合而觀之任征伐之兵皆出於農則無追呼名募之擾無圖聚廩餉之費而民以農隙之時講武則旣因富而力彊處宿衛之兵多出於士則無長淫導邪之失無稚凶頑逆之災而士以析逖之餘均敘則又由教以知方矣此成周所以克詰張皇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歟周道衰法度廢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霸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

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識緩急足以相死其教既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而依倣周制變爲輕刑貿始使兵農異趨何也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自五家爲軌積而至十連爲鄉鄉爲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如鄉之法制鄙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自三十家爲邑積而

至于縣爲稍爲四十五萬家爲九家二兵可爲三軍者丙如遂之法通國之數而推之其目則六之一士用十之三於是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兵不詳素邦之勸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齊桓既沒晉文救之蒐於被廬作三軍教其民其後又作三行以禦狄賁大蒐於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豈自知其僭而殺替其一乎是時楚益强大僭王號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荊尸以伐滑廣而爲三軍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

子弟往往非古至穆王接晉文襄覇之後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左孟右孟兩甄之制莊王圖霸邲之戰軍制備焉三軍為正軍二廣為親軍游闕為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於陳則分左右二拒謂卒之法爾農工賈不敗其業卒旅輯睦不奸於事行算之莫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楚是以强共王之時若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

剏名之康王時爲掩始井沃衍牧皐濕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爲舟師焉雖楚爲盟主總帥諸侯然其制已僭差又隨時符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究王制嗣是浸以陵夷季魯成公作丘甲襄公作三軍昭公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益竭作丠哀公始用田賦大變丘乘之制而民無遺力矣於是吳越乘時僭號上國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

萬人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於會稽甲盾五千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此越之兵也至於秦自襄公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地與戎接嚮襄公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師庶車三百乘又置陷陣督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强盛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鄉鄉有者

十里一亭亭有長五亭一鄉鄉有游徼十亭一縣縣有令尉十鄉曰聚聚有游夾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亦非復商鞅之舊大抵戰國之制勝叩以上皆藉為兵而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

會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强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尚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上下離心衆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

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

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强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

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故兵無位道亦在
仁義而已矣文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
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措
兵寢而不用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政秉
四世之威據山河之阻窮兵力以毒天下既滅六國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
銷之示黔首弗復用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而北築長
城以拒胡置戍焉又南戍五嶺黎民見行如往棄市
因謫發之先謫發吏有辠及贅壻賈人後以常有市

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人情騷然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益章邯三歲將兵士失已數十萬坑於楚者又二十餘萬而嶢關下將軍皆賈豎一啗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常追維之商鞅破田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

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用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驕捍上藉其力下安於義自秦始用以戰勝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鬭爲後役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繇是秦人之俗尚武藐棄禮義雖能卒致强盛而自焚之釁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爲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且蒼頭厮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

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强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亾也嗚呼豈盡罷兵弛哉長城五嶺阿房驪山之役使健卒壯士徒虛耗於無用之地靡潰於不切之工是自潰其衛也且此降而坑於諸侯者夫非即曩者藉資以之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耶國有興衰而士之勇怯頓殊何也況使爲將者畏葸諉避誅責而降初亦未甚貶卹也然則豈兵不勝之咎哉

章氏考索曰周之六官司馬掌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遂其相親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乎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常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

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功也內有井田爲之根本外有封建爲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邊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奬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

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
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尊民以力爭誘
民以利鬬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
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
戶三男子並爲戰卒則不復家出一人之制矣
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
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
勞轉輸之費也至秦而置郡縣裂侯國則外無
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國與四夷爲鄰

所藉者萬里長城而已所所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於下而中國與四夷爲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股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所本矣

兩漢兵制

漢與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零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

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二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

炎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而不易於發
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
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與是故以勞賜
之典則季秋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勞之以農
桑而後遣以閱習之法則背秋涉冬幸長安南門都
試五校士爲八陣進退而光祿特嚴不會之免至若
南北軍皆隷於三公而光祿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
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
之士則宿衛之任固亦周虎士諸子遺意哉是以朱

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而却愼夫人之坐日磾以入侍而縛莽何羅之逆皆繇環衛得人故也其後武帝盛兵以威四夷至以中尉材官出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爲八校進中尉屬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及外西域兵而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知越事者胡騎校尉掌胡騎習胡事者與長水射聲虎賁三校尉而八外又置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屯兵屯各有司馬有十二城門候焉既又恐

將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爲宮掖衛是雖於南北軍相制之意不甚失然與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八校之置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常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且又使世家富人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隸於光祿以爲天子之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

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於是禁密之地凡可以轉移惑亂人主者無所不至而興日宦官俾咸專兵之禍於是始基皆武帝紛更之所貽也若乃郡國之兵初時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而用各隨其地之宜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於是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荊楚之劍客各各指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

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罪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此郡國兵之凡也其賦於民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為民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傅之疇

官以給公家徭役給於中都官則爲衛士給於郡國則爲材官給於邊戍則爲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爲更卒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蓋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謂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千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日戍然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謂過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備年五十六始免此漢民之畧

也自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前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讁吏次及讁民次及讁戍次及七科讁異將以隸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備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參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獘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之官徒弛刑者及應募佽飛射士孤兒

胡越騎詣金城而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謫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胡越騎從事是南北軍皆出矣紛紛無復舊制孰非自武帝啓之耶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謂之五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庫凡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

役唯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如故九年省關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時光武久在兵閒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疏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肄或以爲惡薛延壽始以試事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及王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然終

建武之世巳不能守正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且自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隷京師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鎭衛之職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成帝延熹間部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日就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故盜起一

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聚雜時戰非素習毎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發兵起遠民不堪命永和三年交趾九眞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始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陣微爲積卒召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徒列屯坐食而已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誅諸羌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都尉五年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

乃勸靈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又改刺史爲州牧然是時也黃巾雖殲而蕭墻之禍深可寒心蓋自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并爲五營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衛尉不開更戍之士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於是中

世以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戚宦更領兵權迭相傾奪五營長服中人以至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取族滅何武袁紹不勝其憤且懲竇武之事欲藉分兵以除之於是內置闈校陽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繇而光武實爲之蓋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者深思而曲備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隙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鞞鐃鐲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於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慮此其綱紀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遂籍於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爲兵

秦楚以荆伐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戍遠役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幾兵不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自周衰一變而爲齊之內政再變而爲晉之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民二十則傳於籍而歲及立秋則殿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無不閑軍旅者或爲卒

吏或為賤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徵召否則罷歸衛營勳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此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遺意乃其中猶可取者國有軍事不取專斷是以輪台之書徧示百官屯田之奏初終下議匈奴和親而四百有博士得以抗論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而代趙吾所急則委廉頗稱淮陽兵

之勁實擢灌夫其視兵也不亦重乎然而從軍有勞
得以復除關中之卒復以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譴
金布著令尤卹死事羽林養子特錄孤兒至饗遣衛
士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其卹兵也不亦寬
乎乃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僭上者必戮上功增級
者幕府已察亭徼不治者出廵已誅乘傳行塞因以
歸家者詔赦已至以至禁擾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
懦者有誅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屯而不詣屯所
者以乏興論則嚴明為何如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

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故繇有復籌有減更有貧繇戍之法可謂恕矣乃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故將之家均於給賦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拜破羌不為異數輪臺之部敗亾不擯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則均一為何如至於上下相維隄防必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專兩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竹符素備

以正什伍而膠固欲擅發兵則弓高誥之自固嚴助以節發兵則郡守拒之不從而又稱置游徼亭設三長以防盜賊而天下之亭幾三萬則其周密又何如夫以謹重觀兵戎故動可寡悔以寛恤待士卒故勞不致怨以嚴明馭將帥故士卒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奸宄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獨其以單擊虜而發及吏無告勑與父母有市

籍者甚而列侯封君皆所不免是悉民以爲兵也得無困於征行之優戍邊備胡而調及淮陽汝南雖東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且將平飄弛備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則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防外戍卒以實邊而中尉北軍亦出擊胡則王旅無鎮衛之職何以重內其節目不謹者猶如此是以漢之兵雖步近古而卒不能遂如古也建于中興則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能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于是郡兵不総

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曩時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則又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矣漢烏得而不衰善乎應劭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驅之以即强敵猶鳩雀捕鷹鸇豚魚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遂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

忿鷙縱横多僞良善以爲巳功不教而戰是謂弃之

迹其禍敗豈虚乎哉

三國六朝兵制

三國蜀初置五軍其將校畧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然國小難逆大兵數動及諸葛亮卒蜀兵耗矣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及車下虎士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調度亦無法大率彊者爲兵羸者補戶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初曹公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制

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所五校統之改漢乘之名曰治兵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自操納司馬懿之言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晉自文王置二衛三部司馬以中領之軍領之及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及驍騎七軍皆以中

軍將軍羊祜領之帝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次國二軍兵三千小國一軍兵千五百及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其服從官役者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未宜約損州兵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武備不可盡弛帝不聽而永康以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亂元帝南渡以揚州為京畿荊州江州為重鎮而三

州戶口實居江南之半於是復刺史典兵而州鎭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蘇峻以啓釁爲國憂蓋其勢也然王師所出調兵不踰三吳大發毋過三萬舜議出討率取奴兵百姓怨嗟有戰輒敗及後魏天和中闔門之論除於崔挺三長之制立於李冲屯兵興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絹自隨之困省撫業定於李安世而豪强蔭附逃役之弊均定都中洛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分建六鎭倣復府戶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良法

浸隳至於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敢問致啓高歡驕逸之心則紀綱陵替豈非由於承平文飾過盛之弊哉高齊別爲內外領之二曹辦十人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然武帝之際政以賄成一時領軍至二千人無謂甚矣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蘇綽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

國主二大將軍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此蘇綽之請也周至克齊之後并前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此隷戶有還奴虜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蓄以六家備兵力稍稍矣隋之兵制大抵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之府有郎將有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改驃騎曰鷹揚郎

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

文帝取江南之後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之地者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或出於襄陽或出於永安以至江陵蘄春廬州廣陵東海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帥長史則總之高熲而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麗之役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而遼東浪死之歌作隋遂亡

矣。

唐代兵制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

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歲餘復十二軍軍置將軍坊主各一人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胄

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

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至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末，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彍騎，人隸於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爲之。自天寶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

下無書其後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䭾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原其所以豈其立法不善哉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未始悉民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未始悉仰給於官也隊伍火長

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則上下相維之制立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則內外輕重之勢御四方有警命將以出事定功成而將解兵歸則跋扈專恣之釁杜農隙教閱而陣戰不精罪至折衝并及刺史則驕惰懈弛之原祛且始也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後則更代多不以時矣始也出兵多不踰時遠不經歲自劉仁軌將以鎮洮河於是始有久戍之役矣始也衣糧自辦出征或有給予自牛仙客以積財媚上得宰相邊將慕效之而山東戍卒

齎繒帛自隨者輒誘之置府庫晝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於是得生還者十纔二三矣且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獲以賄免貧而老弱者不得免而逃焉於是州縣之兵多逃亡之患矣是皆其守之非其制而積漸致弊也說乃不酌弊救失追復貞觀之舊而顧苟且以便目前爲召募之法增養兵之費浸使根本不固國勢動搖說寧能辭其責也哉蓋自是府兵壞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

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盜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抵遂陷兩京肅

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含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

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己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鎭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士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亾滅語曰兵由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制兵何其處內者幽齧而處外者猶跡矣哉從今觀之府衛之法成而方鎭之形已具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旣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鎭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以處之都督以總之此其爲

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又隆之以極崇之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而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然方

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莅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遙授不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無何遙授之端一啓于王嗣負之寵任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嘉運之私愛及攘却四夷之思鈗然臨

畜而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方鎮之權于是始重上募彍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于邊而精鋭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肵李林甫專寵固位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請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以爲胡人則勇决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而邊匪有偏注之勢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再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綱紀四方而偷取苟安至

王玄志之亾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襲位而爵祿廢置胥出于下馴至廣德之際安史旣平諸州賓服代宗復不能因事制變卒使僕固懷恩養寇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而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卽卽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足以警動淄清未幾李惟岳欲世襲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並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

有四王一帝之僭哉陸敬輿深爲國慮論關中形勢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冀維持久長之深算也德宗委而弗用奉天之幸豈非勢所必至耶洎反都邑而撫卹之餘姑息愈甚所由終成藩鎮之禍益蟠結不可解然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懲衰弊而劉闢以兵巴蜀則旣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擅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必克于是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以滄景歸烏重胤以支郡

屬向之相與拔扈拒命者垂六十年皆拱手以遵約東而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籍瓜分其地禀命于朝慨然爲諸鎮倡者豈皆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處置得宜威畧未泯故也嘗乎穆宗溺于宴安而段文昌蕭俛輩皆庸才無遠畧遂有銷兵之請致軍士落籍者衆皆嘯聚山澤轉爲盗賊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雖徵兵諸道而州郡兵籍既少率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不能兵遂并克融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終不能復又初時諸

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握中使監陣故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相委以罪且怯於臨陣恐擇軍中驍勇以自衛而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往往進止弗審詔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旅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財竭力斃迄無成功由是言之豈真方鎮悍不可制耶

直以制馭無道而委柄授之以自賊也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既定天下罷從軍者歸田願留者三萬人以渭水白渠旁民所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軍以子弟代號父子軍而諸衛府兵為南衙軍貞觀中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日百騎已選材力驍壯為七營月一營番上日北衙七營已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於諸衛號飛騎上游幸以從為翊衛高宗時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夾

壓桓行幸夾馳道而馳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睿宗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韋亂改左右龍武軍用元功功臣子弟以充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稍得納貲隷焉分日更上如羽林皆謂禁軍末年禁兵浸耗當祿山反時諸禁衛從上西者僅千人肅宗赴靈武衛士不滿百專倚朔方軍爲根本既即位以禁旅單弱稍復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軍以元扈從官子弟充之曰北衙六軍中擇諸善騎射者置御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初李輔國用事

欲擅兵請得將羽林騎士五百人時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欲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今用羽林代金吾警非制也脫內有非常當何用制之乎事得寢初哥舒翰破吐蕃於洮西置神策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校尉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難而神策鎮沒於吐蕃不得歸即詔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將所部屯陝而命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巳代宗幸陝朝恩舉以其軍從事平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顯然

與北軍並也已吐蕃復犯京師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而朝恩以知神策軍使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晉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請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諸衛畢隸之而朝恩以放橫誅死當是時神策軍雖處內隸宦官而數以神將主兵出征伐輙克及李希烈反盜四起神策武力士多鬬死詔神策使白志貞蒐補以充志貞因爲利東征士死亡者不以聞市井豪緣爲姦入賂則補之名著籍受給賜而身市

歷爲販鬻於是徒卒盡而隷伍籍無慮皆市人假秀實以爲禁旅單弱不足備非常上疏言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凡以尊君卑臣强幹而弱枝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内有梗命之鎮而禁衛不備不精旣削且弱後倖有變國何以待之夫猛虎所爲百獸畏者以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之敵惟陛下留意疏上不省尋涇卒作亂禁兵捍賊空無人而天子幸奉天巳志貞流殛死而神策都虞候李晟自飛狐道以其軍赴難遂

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有社稷功神策士益寵而驕前左右射生軍亦改號神威軍於是北軍他所增置名號皆廢罷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德宗至自梁州以神策軍在左功賜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罪免死而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數三輔人假賜一牒輒十數人長安姦人占籍兩軍者率身不宿衛衞錢中八代番上名曰納課而外憑籍肆爲暴京尹亦令爲歛屈巳內侍益崇寵特置左右神策護軍中護軍護軍中尉官

以寵之已又置統軍以崇親衛當是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親衛卒出屯防者諸頒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詭自請願遥隸神策軍得自擅既得請即廪賜遂贏舊二倍由是諸邊卒往往稱神策行營而邊軍皆内統於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神威合為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及王行瑜韓建連兵犯闕諸王遇害已而神策尉劉季述等以其兵

廢帝尋就誅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從此廢矣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全忠歸畱其子宿衛禁衛皆汴卒崔胤言六軍名存而實亡宜立格募兵以壯禁旅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久之全忠遂兼判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嗚呼禁兵起於義兵之願畱宿衛者本爲兵立制非爲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

北衛者豈太宗初置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二軍之制也而漢以衛尉爲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皆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兵也今以禁軍爲北衛衛兵爲南衛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衛既横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兵柄專

歸官者而爲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制外制而使閹宦衞宜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制南而亦使宦官與兵反至王叔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衞爲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章氏曰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之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原其旨耳

評

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雖亦同氣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衞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翊之

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即漢之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戶分世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致、所由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

秋戰國故綱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已分世業既開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彍騎者亦勢也況北衙禁軍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編于里番上宿衛名爲侍官卒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彍騎也然則彍騎變爲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土諸邊都護諸道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軍諸府兵尚可支吾太平日久至

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彍騎之爲禁軍者又復單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强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於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

杜牧之曰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

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隆替。蓋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悉備奏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劃。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潰奔矢徑。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君

外則叛居內則簒使外不叛內不簒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嚚日廷詔命將矣召出視之率市兒輩盖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劵交貸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挠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歛委於邪佞

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劇生人多市天下是以天下爭奪兵亂涌溢齊民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又戰論曰兵非脆也殺非殲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

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嶭相貫

高山大河盤互交瑣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

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

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

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

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

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

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

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仰首供給横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腴徼於帝居周秦畢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足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

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逆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非為幸以師老為娛是耗兵者常少縻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

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

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攖奇外死鬬於戎矣。

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發兵士。顛翻大都。

則跳身而來。刺邪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

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

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罰詰責。第來

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蝦

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

之閒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將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寐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

宋代兵制　元附

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羅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即廂兵而肄習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蕃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

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雖增損舊制而規摹宏遠矣蓋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銳藩鎮强者得以專主叛換河北兵最强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處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自是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習用焉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尅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

處稱實衛以聚兵爲强幹之計太祖太宗以雄略威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之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老弱怯懦者置剩員以處之部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揀軍中强勇者定爲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收募後更爲木梃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送闕者至則軍

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分隸諸軍其自廂軍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軍上軍而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倫不以應募餘皆自下選補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膽視然後黥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籍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鬬給漕輓而天下獷悍失職

之徒皆爲良民之衛矣其廩祿之制凡上軍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遥領團練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直以下第等差之凡廂兵教閲者有月俸錢下者給醬菜錢或食鹽而已凡軍士邊外率分口券或折月糧或從別給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諸倉之分給諸營者營在城西給糧於城東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

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亦有非時給者邊戍季加鄜寧環慶緣邊難於爨汲者兩月一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俸自川廣戍還者別與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蓋養兵之厚若此而國用初不見其不足者出納有節故也凡遣上軍軍頭司引見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癃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

戍更有程而調發以銅符木契傳信牌爲驗初太祖嘗問內臣逮事後唐者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郊迎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循至其後因而作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策而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朕命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故武雄軍肆掠百卒竟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雲捷

軍僞印眞之極刑酒坊兵作過罪及主將故莩兵雖多而無豪悍難制之患由此道也當其時禁從軍製親衛殿禁之名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爲步兵者百十有九爲騎兵者七十有二其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爲二或分而爲三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則就糧統計天下精兵不過二十餘而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而合諸道

之兵又足以當京師天下之兵雖本於樞密然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於三帥然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至於州郡節察防團鈐轄雖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得以盡行節制而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咨諸守臣及一路帥臣籌凡皆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太宗嘗閱禁兵有挽強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

左右曰今宇内阜安材武間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㲄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因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景德二年宣示殿前侍衛司諸禁軍中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揀練每抽替至京雖量起閲視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契丹請盟夏人納款宜乘此息兵精加選練恐軍旅之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乃命先於下軍選勇力者次補上軍其老疾者俟秋冬擇將臣令揀去

之制乎爲選隸天聖間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法凡班直經上親閱隸籍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旌有邊勞至於河淸遽捕牢城配軍亦間下詔選補蓋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之上軍以三歲河北遇大閱亦如之仁宗即位海內承平而留神武備始幸安肅教場觀飛山雄武發砲命捧日天武神衛虎翼四軍爲戰陣法振其擊刺騎射之精者稍遷補之由天聖至寶元間增募諸軍

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翼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荊湖歸遠總百餘營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迄今凡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

賜不與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誠願河北陜西屯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即遷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者重置之法如此則疆埸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然法制稍弛宿直捌取庫兵何刻兩班以行黜陟皇城埋藏器仗錢彥遠七書求其根窟而東軍不知戰鬪龍衛不能披甲田況又歷歷言之蓋國家忘於久

安樂因循而務省事主兵者頗行姑息之政至有胥吏譁伍而逐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吏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校畏使之驕惰休庇羸老使之縈冗屈撓正法使之縱逸詆訾聚帛使之憤慨其言語笑靡所不至故衞士入直不自持被禁兵給糧

唐人擠荷乎若有司不敢問不得已而暫役謂之僱傭已謦欬不肯應而三歲一郊國大發賚八十九萬安爲固然不以無功知愧一不如意囂然紛爭累比好嫌惡以徼於上甚且操白梃而群呼譁雖名爲兵而實皆驕惰不可使之人也議者謂紀綱不立恐奸雄生心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後浸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豈不惜哉又初以收藩鎮之權精兵盡萃京師故外地率皆老弱而循習既久漸至無備諸郡毀城隍撤兵甲者數十餘年而領州者例

者書生其充當從兵不過大郡百人小郡五十而已故名曰長吏實同平民名曰郡城蕩若平地王元之已言於咸平三年則後可知矣自是稍加脩置而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然猶未盛也慶曆初趙元昊反始大募兵充禁旅以禦敵而所募兵多市井遊惰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所遣戍者雖壯技中格然不能其水土而摧陷復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並邊上兵即棟選不及等而驍勇輕戰於是議者欲益募土

兵爲疏糧乃增置陝西蕃落爲保捷振武壯勇而京畿輔亦增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鬬諸軍騎步凡三百營於是中外禁廂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軍兀其後西師罷龐籍自延州入爲樞密首言關中苦饋餉請徙沿邊卒就食內地而天下兵罷老者猥多不可以不汰議者以虜初臣服情僞難測未宜遽汰備而兵方募隨添恐致變生雖帝意亦難之而籍在西事久習邊度元昊因必不遂敗盟而兵不汰將國力日屈以百口保西事無他固爭之於是兵汰者八

萬人嘉祐中韓琦在政府上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征伐則量敵衆寡事已隨併故兵日精而國不費今二虜號通好而北邊屯防之兵不解常若敵之將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恐一旦邊陲竊發水旱相繼乃駭而爲之圖則旣晚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粟貴踊常苦其難贍而邊卒數多徭且有尾大不掉之虞祖宗時屯兵京師漕東南粟以贍之地廣而易供雖其數多乃適得強幹弱枝之術故其時就糧之兵少邊

境有事則輟京師兵以赴之固爲慮深而爲費鮮也
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賦稅及三司
筦榷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制爲軍額
額足罷募闕乃增補額盡而營數畸零者併省之庶
國力可無屈也且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所創制
定天下者也天禧景德之兵真宗之所守成爲備豫
者也慶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請下密院具實
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少孰愈則精冗判而裁法
可無疑矣於是詔兩府詳議具數以聞自是稍加裁

制以為定額皇祐中富弼撫京東河北民以水災故流入境者三十餘萬乃召募為廂兵拔其豪得九指揮教練之稱威邊壯武威勇分諸州服征役已行其法於諸路而就糧禁軍缺因用選補先是民兵在河北河東有弓箭社神銳忠勇強壯忠順在陝西有保毅砦戶強人弓箭手義勇在麟州有義兵在川峽有土丁壯丁在廣南北西有搶手土丁在荊湖南北有土丁弩手在邕州有溪洞壯丁是時神銳忠勇強壯久廢忠順保毅僅有存者康定初添籍強壯皆以

訓練自西師屢衂正兵不足乃籍陜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至師罷放還爲慶曆二年籍河北强壯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兵以補其不足其後議者謂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寓兵於農之意散分領郡守閱習寇至翔集赴援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韶如所議治平中韓琦當國上言河北河東義勇皆土著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物力資産足內繫其心稍加簡練於府兵何異陜西保捷皆揀放所存無幾宜僉

義勇涅手背爲土兵、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允行、知諫院司馬光、持以爲不可、疏五六上、畧言方剌陜西義勇、將民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而爲兵、追呼逃避、人人皇悸、如臨死器、號哭徧野、及剌面後、教師利其財賄、誅剝百端、爲煩擾特甚、始敕榜云、但守護鄉里、已復驅之屯戍、千里供億、勞費無已、况其生平所習、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鉦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敵、旣瓦解星散、而大陣隳之、殊無益、有害也、自後官知其然、故汰還農、則

傍游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異時矣又田產空盡流落無歸強者爲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於悒長歎此可爲永戒而不可復也況今既賦斂民之粟帛以贍軍又復籍農民之身以爲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也民之財力得不並屈且既籍之後州縣義勇其有常額後既逃亡病死必隨補之是使陝西之民世世常三分之一爲兵也光又詣政府力言之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殆不無補也光曰兵之貴先聲者爲無實也然獨可欺之於呼

吸頃刻間耳今土兵雖盖實不可用彼不過十日具知之於聲何有琦曰君但見慶曆間刺鄉兵爲保捷憂今復然巳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方募刺保捷時亦豈不云然而卒充戍今安可得信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國用公所著籍驅之行戍如反掌耳琦訴塞而事不爲止盖韓公雖心知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當終不若兵寓於民爲自然之勢也又古者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

民力全困承平百年然征調之外又有力役之兵曰需餉饑困國家不無冗兵之弊當時孫洙號詳論兵者其言曰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者謂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者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西州

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戶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國計何得而不蹙哉然始猶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非禁軍亦免至其後禁軍送迎出入番休宿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勢豈可得哉且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復太祖太宗躬其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廪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當時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然皆

不得爲休息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葺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且羣起而噪呼夫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民之戴君王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且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庸夫之間而將吏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甚哉兵

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漢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致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致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至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衛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平居無事賦斂之厚至不可復加而三司之供猶苦其不給其弊皆以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故也荷郡縣之土兵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費之省者不過半耶兼又更戍交錯旁午道路徒使兵不

知將將不知兵乎居徒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脫有緩急亦何足恃哉沿至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爲凡二十餘萬合天下兵共至百餘萬而冗又極矣神宗患之乃議銷併親制選練之法敕所司揀不任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爲民而陝西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有省并帝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消并軍營所省錢累巨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二年從陳升之議減衛軍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

者呂公弼陳薦皆言未便司馬光亦曰在京禁軍生長京畿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已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眞諸無用之地又邊陲常無事則已與時或小有警急主者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大加召募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是棄已教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烏合

之衆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
非討之得也屢且仍舊法毋歲揀禁兵不任戰者充
小分小分復不任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
老弱者常占名籍虛費衣糧則冗兵既去大費自省
右正言李常亦以爲言從之四年詔揀諸路小分年
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爲大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
聽舊制兵至六十始免猶不卽許至是爲民者衆冗
兵由此大省初議併營大臣皆以爲兵驕已久遽併
之必召亂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言曰近併蒐之

令雖不恤人言持之益堅然勢窮事礙終亦必變矣月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負自信乎樞密使文彥博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專合更張豈避此譁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并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并廢已王安石既併團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專兵兵雖無復雜制之患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緩急不可恃請部各制將將兵平居專於訓練無番戍之勞有事而遣使兵將相知而緩急可為

使便於是部京畿東西及河北路置將三十有七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置將四十有二已團結東南諸路軍如京畿置將十有三總天下凡九十二將將各置副凡副將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者以充又各以所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訓練等官實始變禁軍之制又以爲方河北爲方鎮割據時內抗中國外禦四鄰亦有邊奚契丹者乃兵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至蕃息又竭天下之芻粟以奉邊曾不足以當一面之戎狄此其故可知也臣以爲

儒不能治軍、使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强之理、請法以十家爲保、保有長、五十家爲大保、大保有長、十大保爲都、都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優厚材勇過人者、充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予官、其逃移死絕、若同保不及五家者、他保自外來徙居者收爲保、戶滿十家、別爲保、置牌書其戶數姓名、以稍始行之畿甸、後推之五路、以遍於天下、時則以捕

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農隙所隸官於鄉村都試騎步射分等以聞蓋始變民兵爲保甲法始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役且戍邊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帝聞之以謂安石安石曰人言固未必信卽有之愚民難與慮始亦無足異也爲天下者如此任民情而縱之亦何謂爲政乎時陝西縣督民買弓箭鼓鞞民苦擾以聞帝又以問安石安石曰有之庸何傷自生民來通兵農爲一事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四方壯而服田之穡亦事而服戎故秦

郡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民所自具未聞國家造求郡給百姓也則雖使民置弓矢責足通教第陛下憂恤百姓故立法禁傷之耳且府界素多盜歲不下百十發民皆出錢給捕賞不爲怨今制保甲以禦盜今少出錢置器械非有損也即怨何恤乎帝曰捕賞錢民習爲固然自備弓弩民創見直不能無怨譬之河決壞民田宅民不怨令決河以壞民產則怨之矣安石曰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

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財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心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乃三代六鄉六遂遺法也後世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致安強明矣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今爲募兵者

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恃。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哉、安石曰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其所收亦皆亡命強梁之徒耳、兵之強弱豈不在人耶、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帝曰保甲毋糧之費、當須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已減寧

毋强本之慮耶安石曰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噫法固善矣然行之不善朝廷徒知教民以爲兵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以不能堪知別爲一司以總之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民至有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

兵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爲苦也創袍市巾買弓條箭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彥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爲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踰於正長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毀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

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而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錢以募之於是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比比是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驅驟往往飢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偶因他出一語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者也安石豈能盡窒其弊哉元祐初司馬光疏

其害言兵出於民雖云古法然古丘甸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能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矢教之戰陣是使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教場五日一閱無間四時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與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之場中必得賂乃縱是三路耕作之業

幾盡廢矣自唐開元來民兵法壞戍守戰禦盡募長征民不習兵久矣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藏自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而馳耆舊歎息以為不祥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長何為權利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不堪供億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特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賞糜費萬計不取諸民將於何取之農民之困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是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

賊衛鄉井則無貴多加欲其戍邊境事征伐則鳴鏑交而奔北潰敗可預必也且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耶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大單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則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

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擻夫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宜悉罷保甲使歸農量州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免雜徭惟多盜之地嚴程科罰隨功小大遷補職級聽縣令尉即保甲中簡武力高強者以充如此即不必教閱而武藝自精一縣之中壯狡者既爲弓手其羸弱雖使爲盜亦且憚之則弭盜之一法也未幾王巖叟亦言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自古及

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怨怒人人所同比者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頑豈亡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耳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

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季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於是於府路保甲官並罷而司馬光又以比歲災傷盜賊並作禁旅盡屬將官與州郡守衛不爲使而卒旅不更戍成其惰縱又設官重複虛破廩祿夫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

之將又何必多設總鈐哉請盡罷其禁軍獨委州長吏與總管鈐轄統之使州郡平居武備有條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於是詔諸路禁兵復互戍而頗省鈐轄都監等員名以州郡官兼充焉嗚呼國初京師之兵强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不足則募民兵而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東兵不若土兵歷有言者豈不以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鬭故能有成功哉獨內郡當承平熙恬時戎服鞸兵雖日選練非身親戰陳

稱可爲聲容兵終巳不精又別立管轄名曰即狠貪蠹食勢所必有又不領於守令如漢北軍之法而遣使者提舉之措置無根故事以不行大都宋初禁廂軍召募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廪給畢有經未害至康定憂邊而召募日廣於是乎天下有百萬坐食之兵國家又以金繒賂戎虜投之宴安以銷靡其氣曾不得其一日之用元豐憤之行保甲而募兵日衰元祐以降保甲罷行無常而民兵亦又衰巳復將兵之制長官不得關預而將驕卒橫侵漁淵民氣壓而

郡及江浙盜起攻掠州邑而將兵望風逃潰無能戰者蔡京用事禁廂增補日多列郡屯戍顧賃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疾者徒費廩給少壯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又亡至以闕監擢重兵張勝帶敗士卒耗亡輒爲估招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北難作而逃亡配隸操瓢行丐之人皆募以充伍而猶病其單寡也幹離不挾兵萬餘長驅而南內顧枵然始倉皇召天下兵勤王陝右諸路古勁兵所出秭師道將以入

揀僅二萬五千人不能軍於是京師不守勤王之卒潰爲盜賊而寇盜遍天下矣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凡諸將所部及降盜等兵皆屬焉因部爲五軍尋以虜逼上將航海避之而衛士張賓等不欲行率衆閧呂元直辭不遜上怒誅於明州市遂盡廢其班及還會稽兵衛寡弱乃選辛永宗所統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嚴悉爲合之衆時趙元鎮秉政爲上言衛兵舊制不宜因噎而廢食上悟尋復其舊然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已而以三省言詔御營司所

歸樞密院又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分隸以都督府兵於是殿司之兵始一已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爲六軍十二將而三衙始復舊制矣時江海盜作因分制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潮之右翼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兵籍爲天下冠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改爲神武五軍已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吳玠稱右軍楊沂中稱中軍當是時諸將各以戍兵雄視海內屢奏捷獲而秦檜

爲金內閒王和議遂獻謀諸將握兵難制浸成痼瀆召入覲因分隸其兵史號統制御前軍馬皆隸於樞密院遇出師則取旨行於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雖和議之後相承不改各州有都統司而分屯列戍增損靡常朝廷滋增養兵之患蓋列屯以都統帥兵卒軍儲以經總給餽餉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士卒之數始或急於攘夷待以寬科而後漸以蠹弊相承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士十無二三而爲之將者且隨意誅剝無所顧惜向

之創立爲捍禦者。至其後徒足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閭費[illegible]
貴之地。而論價輸錢。方列爲廂。[illegible][illegible]居貸助之風
於是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于錢而不足
僉絜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先是以和議成
諸移屯軍漸歸營。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法。爲沿邊
備禦。開禧初。復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和議再
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置
而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大抵當多事之秋。患兵之
不足。即增補以壯軍容。事既寧息。患其有餘。必併省

以聚軍實意則在乎少蘇民力故始時兵不素練自軍校轉補之法行而揀選益精於是有疾患則選有老弱則退藝能不精則選或由中軍揀選補為外軍或揀外選精銳以升禁衛至於軍額有缺則併隸以便教閱而指揮制領將佐之屬亦或罷或省可謂詳密矣迨其後州郡革政隳廢吝於廩給缺額恒多甚至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而近或三四年遠至八九歲未嘗落死敗逃亡之數又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離

號主帥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斂之次坐作進退爲同兒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冊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小郡計之一郡在三百人是國家歲虛費三萬緡也民由兵官之權輕而役占之禁弛耳於是精銳無等冗濫不分無賴之民往往竄名軍籍覬其廩費而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而不得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又鄉黨故舊及百工技術音樂俳戲之人皆列名軍伍奚裨實用哉實禍聞州郡縣守丞

拜者遣令招刺不拘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初沿江制閫置帳前官猶專任營運類無戰功卒從升差太畧一單傔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又招募徒取充數以覬賞格混刺之後更不教閱徒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罹囹圄搒掠之酷兵不堪命而逃亡者接踵當時獻言者謂宜於卒伍中取强勇者與其精而厚其廩且如百人之中揀十人或二十或三十則是萬人中有三千兵矣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暇則馳馬擊毬以爲樂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

力精强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
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而申命
主帥制領鼓勵而淬勵之假以統御之權嚴其階級
之法使將樂與士親士樂為將用則可以運動如意
不必别移一軍另招新伍矣蓋兵無貴多貴訓練之
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為用之大抵宋之兵
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故南渡後時講求
民兵之制建炎元年張愨請募民聯以為十五使合
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為

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安府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每五十爲一隊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於是川口多義士可用者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泰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三十一年詔籍鄉兵鄂州荊南府鎮撫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其後籍者迄

七八千人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巳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至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

其後文天祥建議以爲莫若委數州立一方鎮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對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舉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鋭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人死生之相為命也

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將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又何向而不可哉惜乎其未之用也至咸淳之季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降錢甚優厚而强刺之禁亦嚴然所司罔體上意執民爲兵或甘言誑誘或詐名買舟候負販者群至輒執之去或賺船令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婦冶容招誘於路盡刺涅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民有被執而赴火水者有自斷指臂以求

免者有與軍人抗而被傷者無賴乘機爲擾所在騷
然則召募且無法矣揀選云乎哉至於水軍之制尙
渡以江淮爲邊境制加於前而沿流保隘相望守禦
頻繁民勞殊甚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拘船船則
公私俱弊焉兼之疆守日蹙兵法愈壞叛將賁降庸
夫秉鉞閫有圖國忘死之士則逆制於權奸稽屯更
戍靡有定所於是戍卒疲於奔命不戰而死弊者衆
矣嗚呼國何嘗息於作和作戰之間倚兵爲命而兵
弊若此可徒謂敵强乎哉

葉心水論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咄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貞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
威服海內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爲
固者也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盖端拱淳熙
以後勢用積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
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
之兵竭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乃上
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
用衰世哀刻之術取於民以贍之而猶不足及
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

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付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列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

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

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虛大觀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亾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更化爲盜賊斡離不始挾兵幾萬餘長驅而至莫有禦者倉卒遣人召自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捲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日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

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雖無大利而宜於國家也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潰橫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强旱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

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所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渡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慊慊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病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于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怯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

懦弱加以役使田易交販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鬧於中外者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且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討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

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務食者居其一焉纔兵之羸獘廝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起辦酒榷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士兵又有配隸罪人牢折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

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夫兵以少而後强財以少而後富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强惟所用之無不可者朝廷果决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馬端臨論曰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

三代以來皆然也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旣盡出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鎭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

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温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與之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制乎海內暨一呼

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泊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卒爲寇盜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

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無安東南耳一遇女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强壯

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
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適得而
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害其膚自
剔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
用猶病痱癖之人悉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
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
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
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
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

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盡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遊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倖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及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
太宗滅夏剪金霸轄中原發有中華次世祖即
位平川蜀下荊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
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
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為萬
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世祖時頗修
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
則萬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
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

廢錮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兵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

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筭至十五年充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秃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删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

者俾其至帖軍其戶逃而還者役三年又逃者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及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其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

諸軍在外內外相維所以制其輕重之勢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搏爾忽博爾木爲四怯薛及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易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櫜鞬列宫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

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年歷則爲鎭壓軍至于在外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鎭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鎭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鎭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

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于不可爲矣

國朝兵制

國朝兵制大槩有四曰京兵曰[illegible]都[illegible][illegible]腹裏衛所兵曰邊兵京兵者拱護畿輔營衛王室其兵制有二衛宮禁者錦衣等十六衛番上宿衛為天子禁衛之兵如漢南軍之制則指揮使領之衛京城者留等四十八衛遇有征伐則調發之爲天子征討之兵如漢北軍之制則五軍都督領之是也留都兵者起自太祖先定興金陵所設者也腹內衛所兵者　洪武元年所定衛所官軍乃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

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管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者是也邊兵者捍禦各邊屯戍要地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是也大槩於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於畿甸設衛五十餘於四方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於夷服設宣慰安撫長官司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凡有事征

伐則詔總兵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
軍歸衛將歸第權自上出不敢有所擅調初定府州
縣將張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願爲吾兵者立赤
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籍而律嚴人戶以
籍爲定之條蓋軍民遂分而於將取兵非一途有從
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
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
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隷爲兵至其後稽覈之要
又大率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

此我　朝軍伍之畧也、國初設翼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　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於神機營總三大營營各設管操官曰提督各哨有分管官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平居番上宿衛衛皇城西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爲守衍夜鼜警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丁中有父母若單夫隻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上直折伍頂替之律凡國有大師

守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步內騎外為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株標其內置教場于京師將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京師其錦衣衛主禁廷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衛力士蓋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郎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時兼刑獄而以嚴禁衛為專官大都以親軍十二衛衛官禁以五府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

假任權以制親軍親軍之衆勢又以制錦衣軍而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相羈維之局也蓋與周官宮正太僕所掌漢南北軍唐南北衙宋殿前侍衛司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

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緊簡踈密而京師約宿兵三十餘萬畿内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克當此亦内外相應制之局也說者謂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輸操不三輔而意存晉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銓攬有事出本兵請

定鼎不開府折衝而勢張故戰則國威守則國固豈非居重馭輕之制萬世長久之道哉已天下承平武備日弛至中官王振專軍而土木之變作　景泰初侍講劉定之言　國家養兵之費亟矣乃今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之曰月錢故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纔足以支月錢之費是民之膏血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充也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有振哉宜痛

華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而御史魏瀚言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兵部以召募之兵應之可爲寒心今京軍不下三十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役使其聽操練者大率皆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而求其折衝禦侮豈不難哉伏望責總兵等官將營軍嚴加訓練　命給事中御史非時按視之有賣放占役諸弊聽參究而節財省費一之於振軍當是時兵部尚書于謙議以　京師軍馬分隸五軍神機三

十營者雖各有總兵節以統御之然不相統御一有發調獨挑選湊撥以行故兵將不相知難以効實令於見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團營操之營二萬人各設都督統焉隊伍十人有管隊二隊百人有領隊官積二十隊千人立都指揮御焉而隸于都督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謀勇以克使互相統轄遇團操時臣等時出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並各部各頂本隊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

之疆弱爲軍者熟將之號令遇有警急量賊勢多少敵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或萬人或數千人皆原管統以行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知士伍熟習易於閑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平日混操奏撥强弱不辨號令不習者萬不侔也其團營外仍次第其精壯備緩急之調以持功固歲　制曰可於是定分爲十大營而團營之法始於此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　成化初復罷尋復置弘治中兵部言自　景泰初設十團營而來僅踰二

其將兵等官費於冒支之弊漫無紀極不一毀究將擬餉從裁而兵政日弛於是選京衛將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兩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共十有二萬定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神威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專團操有征調撥以行其老弱不任戰陣者曰老家任營繕作使不服戎而 天子仁聖慮制畢欲於畿輔地各團操爲 京師援問本兵尚書劉大夏劉曰甚善今京西保定府獨設都司統五衛本

祖宗意盖如此此遂發保定京操軍回衛操復　勑都
指揮徃蒞之乃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受私賄爲
卒言還衛操自便者　上見之微哂曰宮門豈外人
可入獨此曹忿不得役此軍爲言耳於是十二團營
外北隷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團營上而禁
旅益彊蓋大夏柄兵受養士力請占役頻減而脩乾
淸宮軍夫亦奏減十之五督工者以不恤大工爲言
激　上怒下閣臣調　旨詰責閣學士健對曰愛惜
軍夫此司馬職也司馬議固當且大夏所以老辭位

承淵　旨駁箭尚乞骸不自休若切責　旨下波以
不職固辭誰復有憂國奉公如大夏可代居此位者
上欣然開納省所用軍夫具如大夏言　武宗改
元奸璫劉瑾既貸掌司禮尋提督團營厥後監軍大
璫張永谷大用陸誾等益横不可制至　正德六年
設東西兩官廳於大內其規制倣團營選宣府大同
遼東延綏驍勇充之曰四家兵初以太監張忠領東
廳都督許泰領西廳未幾益以都督劉暉張洪神周
而　令都督江彬兼之　上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爲

一營謂之中軍旦夕操練呼噪砲礮聲徹九門鐵文組甲照耀宮苑　上親閱之名曰過錦後以南征上自署號威武大將軍而以江彬許泰為副將軍其十二營自如騰驟四衛舊稱禁軍　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為奸欺不可詰　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官府一體請考選論聚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而内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徃歲如彰義門破虜如京市勦曹賊皆四衛功蓋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也今使外隸倘卒有急難號召非便承勛言徃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尚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國家軍政有統昔當隸之內臣云易驅集哉　詔如議行久之大學士楊一清疏京營之弊言自團十二營而來因循就弊垂四十年而戎政則日耗矣士卒服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零丁而其形徒在衣裳藍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以自存一旦有急又安能以羸餓之身為　國家捍百戰未挫之虜哉比緣有警選一二萬兵以行業已通各營挑選而具再欲撥

一二萬則團營與老家無異不可得復充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支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勝兵課二三萬人而不足其統兵將官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延稽日月苟以辦裝爲解徙徙有將官已至關口而士卒尚留京師都人至相傳爲笑是養兵不堪用而芻糧爲徒費也

正德中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陜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而後定則是豈强幹弱枝之意哉

其時三邊無警故徼以集事假令夷狄外侵邊事不得動掣則內盜竊置之不問乎臣謂邊人輕中原之心必自此啓矣夫今不爲後益難治伏乞　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薄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使耳目一新精彩立變庶幾壯國元氣而衛民命焉久之提督營務都御史王廷相言今團營號十有二萬而京衛民追胥捕盜者已五千人外衛撥赴工拽木則數萬人矣雖云暫借終年伍虛其見虛者又老羸罷弱不能兵者甚衆夫軍欲其戰勝

攻取須養其銳氣使專於武藝不以雜役而荒奪其心今困苦以勞其身畚鍤以亂其習而欲其張皇威武以敵國所愾何可復得且軍類多貧下而吏胥無賄不行富者畏憚營操則賂稱病退而終歲優閒貧者無力輕營則拘之團操而無時休息此軍之所以不精也乞按營軍真正丁口選其精壯摘牌替役務足十六萬之數而嚴團管軍士毋別差之令于是散遣邊兵而提督用武定侯郭勳為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欲有所餙勵與武定不

言能繼以疾卒而兵政益大廢弛大學士張璁言
景泰初于謙設立十二團營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至
正德間時江彬用事引邊兵入内操練而團營益壞
今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討十二萬人而中選者不
滿二三萬蓋由强壯者役占權門疲癃者掛名影射
夫戶部糧冊十二萬原數不闕一人而點選僅僅若
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乞
勅權要私占軍丁者淸
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量爲精選以備先鋒至
於每營總兵叅將等官必擇知兵宿將爲之不宜專

以侯伯膏粱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徇情單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　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　上嘉納是時武定王兵二十餘年所招充以鉅萬計中外啣怨尋以罪死成國公朱希忠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無以踰武定將虜報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僉選三萬騎聽征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率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兵部尚書毛伯溫言振舉戎政必

先精擇將領撫綏士卒兵將相恤故法令得行遇敵將官徒徒剝取軍需以通賄賂士卒且驅以馭敵宜其敗矣請　敕各官洗心滌慮無蹈前弊一切軍需悉以給軍將官絕營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則士氣倍我政急務莫先於此　上納其言已

有言京營軍士尚缺二萬乞募充補者下兵部尚書毛伯溫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而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臣謂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

老弱冒替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爲可耳從之二十九年八月虜大入寇竟薄都城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旣闔門兵不足蔽睥睨　天子震怒兵部侍郎王邦瑞言　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而爲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旣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

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之不足其缺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冑紈綺不嫻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卒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輙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 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通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

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發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羣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已又奏言令　國家之所患者唯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衞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爲兵振威焉乃者胡馬來侵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

牛空見卒又罷弱曾不任旗鼓夫卒士罷弱罪歸之文武二臣不得辭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外語籍籍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蠧軍矣　陛下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巳耳令其參列壇場因巳觸體而見于作蠧耶夫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其保軀善後之圖也中貴人既罷

則什五克實即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餼饟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戎虜虜雖强何患哉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所深患也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雖以效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曉兵之畧者營各將數人而能其善爲容者則李漢在軍而劉敬之徒出王翦閉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備外衷安中圖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於此者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樞總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

官曰總督戎政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既而仇鸞復請以[illegible]營歸五軍營中軍四頭營歸左右哨四成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鸞又請選抽各邊銳卒衛　京師使京兵雜出而征戍曰轉弱爲強兵部曰邊鎮乃　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鬬于堂奥可乎　上命宣大二鎮勿徵發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

班上 京師于營兵權練又 選京營諸將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備北伐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奸漸露以磔誅至三十五年罷團營仍復三營設總督武臣協理京臣一人而单内外提督官矣 隆慶朝復 遣司禮監一人閱視四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 朝内外兵分隷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擁兵之害 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

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　正統末營變爲十團營　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　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　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誠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籍總督戎政即授鸞夫以五府外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萬衆統一於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前後中五營各標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

文臣巡歷之每歲春秋較閱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　聞賞罰行焉要令所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　勑將兵於閫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柄猶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下兵部議尚書霍韜言任侁鸞之謀乃將之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貞吉淶鑒役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紛更議有涉于與同者當從衆論今制總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於一

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有歲終考覈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請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役占少號令不煩而體統明似屬穩便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驥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　勅關防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既而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

領神機營恭順侯吳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為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然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甚有十羊九牧之患況輙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予盾千把總受參遊令條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

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慮況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雖三營中所有公私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各領兵五校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為三大營分之為六副將又合之為一總督一協理蓋廼用　先制而諸輔將分爵領者又適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乃　詔復京營舊制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以後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風弊大約如故蓋　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

殺權貴所奉動則學用二也人不見敵雖有拳勇身不習戰三也嗚呼欲兵之強得乎至若諭遣之制歷朝寛恤亦有可言者　洪熙時時陝西官軍調京師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道交遠勞苦　上聞之諭兵部尚書慶曰王道在順人情　命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京操不兩便乎非徒費省抑且安民其速行毋以道路廢軍　宣德中　敕天下衛所軍雖原并在伍給裝難其免原籍戶一丁徭令專一供軍務在營者一體行之已罷邊衛士歲

辦柴炭之令令得備邊而嚴邊將受賂放軍賍伍不差操之誅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竒言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人任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人任北極邊補伍者各不能其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士死於寒凍且其衛所相去遠者萬里近乃七八千里路費艱劇逃亡者多長解負累有死於溝壑而莫之知者良可痛也況今西北二邊懸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虛弱不能寒苦之人謫當之大不便伏覩　永樂

中令北京人有各處充軍者毋勾補於河間立二衛衛　京師原衛別讁發充伍　宣德中　勑雲貴川廣勾逃軍除本軍正身及丁已解發者外餘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諸緣海地分聽留著伍後屢申令則知　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者　太祖皇帝之仁所以懲有罪也後有罪者已死其補役者非其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收操　太宗　宣宗之仁所以恤民隱也　陛下仰體祖宗之仁恩申明前令而部官執稱舊伍難以改發

念獨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衛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也豈體國憂民之道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發戍使人宜水土而兵政脩豫使國盛時君相於軍隱注德意深至矣　正統己巳秋虜患亟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衛　京師久多逋逃至者請治罪編尺籍御史鍊綱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兵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饑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　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摎求太急

必生他虞兼邊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士得人也

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薊鎮右都督盧宗言今薊州關堡軍舊額二萬九千餘人今以額驗三千無可補乞行法司擬謫發囚徒以克雲南兩廣逃軍潛住境内者乞招集收用且邊關通寇路甚夥軍防守法疎欲選所屬軍衛舍餘若民壯編成什伍以時練蒐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下部議部覆言謫戍囚徒行司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禁止不得收收之將軍勘於逃而巡撫都御史閻本立嘗奏四方軍民顧

投軍自效者聽宜舉行其舍餘民壯候邊急酌選用部允行　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以天旱引咎自陳請避位且陳兵政弊事十端以上一曰京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營軍困於役做工役三曰江南軍士困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困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部運而濫食者衆六曰竭國家之貲買馬而私雇者多七日各處鎮守監臣貪婪枉法八曰各處守備内臣占軍數廣九曰陞賞偏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嘉納之　嘉靖初　肅皇帝悼軍

政壞圮至　正德末而極屢詔條下兵部尚書胡世寧疏闕軍實言天下衛所額軍逃絕者多遠年丁盡若埋沒者歲歲清查茫無根影其近日病故若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則在衛軍士備操者或金鼓不聞武藝不習而教場爲虛設或名掛行伍身不在營而得財以賣放故令養兵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守固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鬪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至役占之弊尤不忍言如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二石而致一石軍士之

勞苦不計焉其邊備又不止是今軍月支米一石又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根勢要止納月錢銀三二錢而止此為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但為勢要二三錢之需天下若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垛集或由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必皆姦豪必皆巨惡未必皆可矜也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況東南脆薄之人充軍西北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皆逃其逃而兩不得其用乞會議分查衛籍額軍若干故絕若干其丁盡戶

絕畧經清報者免勾以除民擾其不肯着役者必發悉難倚之人也悉改編原籍衛分以通之有缺伍則另選舍餘及犯罪者補充而五十以上許家人子孫代充其在逃二三次者依律科斷其情犯深重例請邊衛者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後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認佃課租除歲賦外納官司類解為軍裝庶在衛皆土著其法而逃亾益鮮至衛所管軍官望分省而嚴勢要役占之誅幸甚自是宿弊一清

至於勾補之制始　洪武中開平衛卒馬名廣上

書陳時務言請收蓄衛兵徙都下更　京師外衛兵老死家無丁者除其籍無勾補　上頗以爲然擢爲泰和丞　洪熙初　詔各處勾補軍有丁盡戸絶者取原籍有司執結達衛所衛所上府部開豁毋展勾禍無辜亦不許將有丁之家放免空軍伍違者坐之宣德中軍業漸就乾沒黠者率用路規脫而詭傳平民於籍逮之則被枉者衆於是　天子　璽書　命給事中御史十四人分道淸理御史銳意得軍以爲功不念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爭之日　璽

書獨淸軍民實非軍柰何違　璽書毒民乎御史怒
侵辱之憤恨死然常之人賴以免於枉者十之七八
蘇佐郡者力助御史霍得軍而枉民以千計嗟怨盈
路彌年不解　上聞之　召本兵諭曰近民有訴妄
解充伍者有司涵恤　朝廷於軍民譬水舟陸車豈
可偏哉其　勅有司審實毋枉民縱奸於是　詔軍
戶有重役三五處者果人丁消耗併一處勾補餘悉
開豁其丁盡戶絕若同姓人爲妄報被勾擾者有司
從實體勘豁之　正統初復申飭焉是時南直隸濟

軍御史郭觀荷以克伍爲功崑山民誣首戍伍至連逮二十四人賴巡撫都御史崔恭平反而定江西淸軍御史尤璐綜勒里甲引平民按察僉事陳琦爭之不能得乃行巡所分道令民自首爲御史苦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遣歸農會御史以讒去民手尨石伺道旁狙擊之而德琦不衰初

制中外衛所伍缺得徑勾已更制各衛所歲查節年逃伍之丁當勾軍分別府州縣攢造淸勾冊二上兵部部存其一以待考以其一轉發在所照名籍拘勾各司府州縣將所發

册攢造已勾解名數若實事故難解發若當豁除
者具爲册送部以符覈而各省府州縣清軍設專官
後患伍空　遣監察御史禀風憲予專覈之權必三
年而後代命專久得竟軍本末令蠹獘無芽滋其止
軍戶下本有丁捏無者本非老疾捏老疾者則謫邊
遠係結黨隣摘發附逃而逃與窩藏者同罪其御史
受代還以清勾補伍名數多寡爲殿最故清軍使者
賢即決嚴令具而止否者以束濕繩下以鉗綱警民
以討覈爲風力妄脈保資而各清軍官恐勾補不及

數爲巳罪望風酷訊如在重辟必責之娶指揑報而後已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軍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者有戶絕後責里甲認頂及娶指無干發解者於民滿太烈矣方始清勾將衛所官攢造清勾冊有原貴而勾到軍纔百之一其戶絕軍至有勾數十次者徒多費無益而法必嵗勾則任意騰駕苟且塞責奸弊橫出有以見伍作缺者有有丁作無者有故逃待勾勾至自首者有移名换籍希解到作無憑收伍者討獨爲利竊而攢造次數愈多即差訛愈甚其

州縣官清勾又獨按衛所名籍不分遠近年逃亾不分有籍與否槩里逓而呼集猾胥奸吏不分有勾单與否槩里逓而科索其有軍籍者不分戶已絶未絶槩里逓而嚴併官愈貪剋民被禍愈酷夫逃絶久者遠年丁盡既詳無根影其近年病故若逃者雖有起解復逃亾軍政條例所載諸當豁免者曾莫一省顧也正軍以賂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絶而破蕩數家之產者此清勾之獘也 國初軍垛集者與遠近而論戍者必邊衛

固矣。役以徙民實空虛之地。若商賈流寓他方者所在多有之。今必勒還原伍。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身被刑辟。心懸桑梓。長號即路。終天永訣。人非木石。誰能堪之。其戶弱丁單。則必沿門乞哀。搏頰求助而後至。若族丁稍衆者。不以正戶應役。或賄委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傳未達戍所。而身已斃於道。幸其能達。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齊而鰥。則老而獨亦焉佽用哉。此尤伍之苦也。獨其壯黠者。則藉口死命。詐索親隣。坐享行裝。口食解伴。應解軍丁。例經

題准既許於本戶照丁糧多寡道里遠近爲資遣矣即貧丁少者亦抑勒里甲僉令押解爲之造册爲具齎資爲置買妻小其說以爲遇之厚庶得其心無逃亾也然亾命曽不爲衰止其戶絕埋報名清出者里遞豪猾既以賂免其愚懦畏法者則買行丐人以充他置軍妻給貧齎不在是夫是抑解一名若二名者非有腴田上貲應出錢更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徙也必使之廢廬産離子女觸冒寒暑跋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故管解而至於千里之外則下産半

廢二千里之外則下產盡廢三千里之外則中產亦廢矣比抵衛所衛所官滋留難覆與軍爲市問管解者家殷實與否爲賂厚薄必得當而後遣少違期限有司者又得以其法而繩之解者質衣并日空橐囊厘得報而及而所解者或管稱齎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根押解歸未及門所解已旋踵而至而逃還者不在是其所買爲軍妻者恩既不屬視如呸核及軍既逃終流落乞丐而凍餓以死此管解之苦也諸爲讐家報復以同姓同里妄指誣陷至

殫丁竭產莫之勝說而里書黠者將遠年軍由抽匿洗改歲久事湮詭秘之迹寖就欲滅簿書緣絕無從詰究有司者終莫能覺發蓋或一軍戶而分爲三五戶者或一軍來歷而彼此互異者或軍冊有名而黃冊不載者或黃冊備詳而軍冊簡略者甚至軍祖姓名傳寫訛謬以黃爲王以曹爲曾以黎爲李又或戶本絕也而更歷百年猶載老丁或戶本未絕而規圖影射輒稱丁盡斯清勾之弊極此矣　嘉靖中兵部尚書王憲用主事王學益議請停衛所每年造冊之

令製軍单令將逃故軍士用堅白厚紙署名籍印鈐
爲单隷部者送部隷都司者類送部轉勾造底冊送
部存照其後每年將新逃故軍士塡单類造總冊以
衛統所所各一冊冇戸將原額軍役塡滿外上之部
一存衛一類送各司府州縣有司不必歲造逃故冊
登荅及未奉单勾者姦勾供禁止焉而兵部發軍
单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而赦免及無
勾者即與開豁各清軍但以究銷軍单明白無弊及
不枉民爲賢否不主於得軍而各衛所扣軍糧造冊

不貲之費省矣又總冊一立百年不改勾单之發無事頻復而衛所詭寫妄勾之弊革矣武庫得案藉而稽御史得按法而糾軍衛該勾者有丁在所必勾無丁在所必豁而有司虛文應故及刻薄取功之實絕矣後御史孫愼奏　命江浙福建清軍鄒文莊守益謂之曰天下利害其大較可籌也利於國弗利於民憂國者爲之利于民弗利于國憂民者亦爲之今軍政之弊極矣軍無餘糧吏有額需怵威者妄承挾怨者妄指下吏招搖者乘人所苦誣無爲有横縱以幾

列郎庸謹者畏譏謗承風旨傳致疑似以求當長解
荼毒家破身殞而新軍入伍未黠突而逃也蓋舊姓
受其害而　朝廷曾一無所利國與民交病奈何弗
爲一釐正之乎　廟堂成規非可倅議但戶絕挨無
逾清查者五則　列聖旣久宥之矣而奸胥蠹科神
出鬼沒里遞歲輸一不滿所欲輙誣而刷之是利不
在官不在民而獨在於貪黠之群胥也宜廣奏罷挨
無軍以宣　上德又爲書於政府言之於是御史舉
挨無名籍軍戶絕者例免勾者備覈實上兵部請罷

勾稽各衛所擅勾者以違制罪之　天子爲下停差清軍御史之令完管解逃軍若軍赴衛違限之科蓋恩德綦渥厚矣而二司清軍官日玩愒自處于閒宕逸吏以致文卷燬滅冊籍差訛雖勾軍重務惟付胥吏任其騰造於是議者請申飭無論御史差否每歲及期守巡行郡勸令勾單清審填註有丁解者當年繳逃發跟捉者三年繳挨無名籍及丁盡戶絕者五年繳而部通以五年查催完銷蓋法精令具而無補於伍虛於是議者言　國初爲兵取之亦多途

奚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伍常實而不
虛今有定貫矣籍有定貫積二百年而欲伍無耗不
可得矣雖然一夫一婦異世而為族積百九十年而
謂丁無不足更籍而為軍豈可哉故莫如抽丁夫莫
非王臣天下之大外也人戶以籍為定　國家之永
制也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又繼而復餘理勢之
必有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乃不絕又籍而復絕而
遂絕亦理勢之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
其伍餘者以理勢所有抽其丁而籍之以為兵亦豈

非乘除之道必至之理乎今取兵於民日籍定矣民不可爲兵矣取之兵餘而復以貫慭守常巳之是亦幸絕者之不一也卽不幸而絕者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被堅而荷戈乎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是天民之無告者也今執搆之拘係之以補伍其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以貫慭守常而不及亦烏在其爲絜矩也此其說欲更籍軍戶之丁多者別爲軍以充伍然民不可枉而爲軍以軍凶戰危不可以槩責之民今旣占軍籍矣充一軍不足又更籍而二三之豈

人情也哉于是撫郡監都御史王世貞議從近改補者四便言應勾之戶緣於近不圖規避爲吏胥利一應補伍者便水土不至困絕二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解戶不至破家四有是四便而百年莫以請者有三疑焉曰闕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令中外衛軍犯私罪則調衛於制非有闕也高
皇帝時軍惟梁克及從征二端已耳所謂罪謫者或根賦違限也或工作誤式也甚或奏請小不合僚屬偶不和也又甚而死事之群從若親友也縱其身合

罪而今應補者日已遠又況未必眞爲之役也至於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二年以來與虜戰而得一階半勳者豈嘗有一淸勾之李否乎楊趙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葢自古記之矣乞 敕兵部行各淸軍御史査缺伍有逓遠應勾解者於百里內外改補行原衛所註銷惟近年罪犯應發邊遠煙瘴充軍者不在是而解遠戶役責有司量僉殷實議津貼俾使比閭受田而嚴逃伍之誅其民兵之制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

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一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行之數年使所在強兵而財阜

正統十四年　令各處召募民壯就所在官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役蓋肇于

天順初　令邊民有強壯願報効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糧五石差二丁以供給之

成化二年延綏守臣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多驍勇習虜耐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請　勅御史點選其法取民丁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三丁三石以下者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此陝西土兵之始也

九年刑部主事張鵬疏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

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州加優恤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效勇嚮導可得矣　弘治二年　令州縣選民壯凡民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者簡選州縣七八百里者里僉二名五百里者里僉三名三百里者四名百里以上者里五名春夏秋月操二冬則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每兵二十五人設總甲一人小甲二人而議者曰此寓兵於農庶幾成周遺意第行之者惟從事朋合混編顧募頂役而已無實用也葢自　國初分軍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兵守戍

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　正統末令府州縣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　弘治中籍太虛又　制州縣衆里數以僉民壯而名額日以增　正德中計丁粮編機兵銀人歲工食至七兩有奇大縣至累千金於衛兵外復取民財募民而爲兵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文力不能有捍禦每幅裏盜發輙請調土漢狼達兵以紓難土漢狼達者故韃靼歸附兵若川廣雲貴羈縻州司兵也道里曠遠往返動歲

計調且至盜輙厭伏去復横放而所調兵惟狼戾多暴又羈旅怨讟所過騷動劫奪有司不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猶可軍來殺我之謠而糜費不貲故召外兵以除内寇寇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又

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則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禦之不報捷焉後來有搜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為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為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奏捷

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是濫極矣率至將多畱賊以酣賞啟勢愈熾云時王文成守仁提督南贑江西湖廣廣東三省軍命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膂力驍智驍勇者大縣十餘人小縣八九人爲精兵每歲率各五六百人優廩餼署將領而汰其老弱不堪者取其工食爲給募費因用以平盜而令在所團其民十家爲甲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丁口多寡生產藝業及往來寓宿姓名其中久各輪一家臨門按牌爲稽察奸盜無所匿已又令在所各推

眾信者一人為保保長於要地創樓設鼓有警擊之保長號召甲兵力擒捕而嚴官吏科罰縱擾之防自是撫督官守為成法目有申嚴已復立黨正黨副銜長村長隣長等自相維轄而要地諸選兵結聚立墩臺備器械共追胥一專之於民益自　嘉靖虜患充斥邊兵不足往往調省直客兵以戍邊如以浙兵戍薊鎮真定河間忠順軍戍居邊民不堪擾　隆慶中議者于是請罷客兵以恤疲者練主兵以濟實用至萬曆初倭夷蠢動撫臣議訓練鄉兵戶科趙完璧上

疏曰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嚴祛其五害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然此三利人人能知之亦人人能言之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能知也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民雖肯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照口而報派之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闒茸而役有不然者里甲其出錢以資

其人而且指一科十矣此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脩在奸貪之掾吏又駕而為查驗之說民有弓弩者而責之戈矛民有戈矛者又責之弓弩百方刁勒必得賄而後已此其擾二也器械驗矣例應造冊以報上紙工之費安所從辦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責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府吏又索賄而後收不然則發回而重欲造矣此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之官隨意晏蚤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

則有罰不中則有贖使民賣田宅鬻妻子而償此其
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
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靡工而民不獲息此其擾五
也夫埶埶一夫借力而食父子待之爲哺今既羈其
身不得自養又令其蕩田宅鬻妻子以供百擾之費
使民飲恨吞酸而不敢言此不北走胡南走越則多
潢池之兵也是可不爲之慮哉臣愚以爲欲練鄉兵
必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加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
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单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

器械官為給予或僅給之費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名籍紙字之美惡格式之合否不必大拘官為之亦可也定操有期蚤暮勿爽有司勿怠玩見戲視之餘日放之歸農不得故為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不賞少示懲戒薄其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樂應者多而訓練之實可加矣

上是之十八年兵部尚書田樂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衛門備查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

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官將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充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令督撫嚴督所屬府州縣將見在民壯備行查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嫻習者各結腰牌填寫籍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illegible]每歲總閱一次餘月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illegible]差遣有妨訓練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强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備盜又可保身該地

方仍不時程課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查驗以致妨業滋費一嚴保甲捕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黠始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加意舉行十家爲甲立之長十甲爲保立之正互相稽查人相告戒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坐連如外來面生可疑之人即嚴盤詰倘容留潛住迨生不貸此彌盜安民之上策也 詔允行至若保甲者始自宋熙寧襲用至今而利猶可屈指數也然而今之

利與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司行部往來墟落務明得意使民舍其穡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爲稱科丁賦以充需簿尉下吏借名稽覈以爲利竇官胺之保保胺之甲甲胺之戶一不盈欲則誣以宅端民不畏盜而畏吏所謂長若正者又多豪舉桀黠因是以武斷於鄉甚乃自爲淵藪多懼見螫莫敢誰何鄉村蔀屋或僻隅山陂守望不相及而桀從連坐使民見謂保甲無裨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害變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害緣而起于法

之內然其過在有司有司誠下令令保甲曰爾專主自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平居吾不爾猜爾務自辦治即盜發吾以法繩其後長正非其人衆其推擇長者告我吾爲若易之若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吾爲若擇便近者更附之排比之令必信果而曰民不稱便則亦不善議法矣總而論之農夫終歲動動出食以給兵兵終歲嬉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調集者民兵也召募者民間壯夫也其軍興百費又民所供也衛之兵無所事敵掠之議一出于口則

怨望囂然且軍職傚倪执　祖宗之制以相攝憶祖宗之制豈以軍儲為養老卹羸助嫁遊長子孫之具耶法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當其任者可但狥情取說苟安旦夕而已哉其又後國有事總兵者懼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惮失伍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虛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遣獨遣州郡所僉壯兵以行即李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儲殚之適有故則增兵餉兵銀取諸民急練募以巳難事稍靖則又名壯兵戚兵銀餉之以上供而費出

於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出於民也曰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醵金而充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爲兵既盡民爲兵矣乃其初議微稅以養衛兵戶醵金以充民兵者如故曾一不少貸也是衛所官軍既已養之又從而驕之爲民者既暨斂之又驅使爲兵又驅而代之死也豈不泰甚也哉則知古寓兵於農因地爲守固自然之符地水之象於百世不與易也

將不內地則專之於農請以寬簡乘將服而卑之訓練事亟地邊則一之於兵優其稍撫及農時而驅營田有他變則勦訓練習之兵適三月而精矣登必額設哉且夫兵未有不以多故狎戰事能精者也善乎崔文敏銑之論師用曰　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强無宋之苟安類其弱皆由士業草率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士文莫甚於兵往者蕭賊劉七穿窬小醜耳蔓延萬人　朝廷命官遣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師僅危

之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爲風所覆而
後靖然且獻俘勸餉上下胥讙慶也舊制縣僉民壯
倣古土兵而類以傭奴充史制爲之法練拔得勁習
武事登其材武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
伍平居機察道捉有警鬪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
倡以聚然後大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
皆然　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
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矣銑
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盜　朝廷賞罰明重顧不如

賊之劫平前中原及蜀盜起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藉之萬一恃功恣睢後難控御矣土兵未歷戰氣恇怯然謂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從後而總之以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旣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策行不數月王堂平然則調發不如召募召募不如清勾清勾不如練民壯用土兵之爲便也兵豈必額設哉

陳建論曰成周之世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本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

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更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類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之得其道與。然 朝廷果能行 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惜乎行而不終。惟從事朋合混編。僱募頂役也。所以未合古來盡善與。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旦虛名而無實也。有虛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

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爲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爲費物而已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群起諠譟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 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今 國家倉廩大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覷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久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

之兵而無用昜若巳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爲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拂甚矣愚謂令爲衛縱使清勾塡補克滿昔額亦不過徒益禍胎事竟如故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所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爲國不寓兵於農終爲苟道焉

蕭允升保甲議曰今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册邑邑具矣乃奸盗如故譏察鮮效十甲聯

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已晚矣十甲爲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盜九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罪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眞頑不率不援者非直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填入戶口隣里有警動輒徵發民即百死功不盡報閭門下捷罪止入援午夜出門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傳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

其勢然也喻吏慢若芻狗㡳爲文具者固不足
詠良吏行無左驗輒勸而上之人不假之歲月
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
愚嘗反覆維之益其法之罪哉說者淵始于宋
相王安石嘗將攻之如拯溺救焚而宋以罷以
爲鑊米彩脂未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
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
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
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

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霸魯成公為齊難作丘甲三何增乘賦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泰侈則鄭持此以抗秦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

坐告奸者賞同斬敵匿奸者罰同降敵而孝公
之後日强此圖伯之石畫蘇威相猶五家爲保
保伍爲閭閭四爲族族皆有正副案外置里正比
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
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
論則擊矣其日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
伍之長推什伍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
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
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

者謂之士士貴耆老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挂姦君長以與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鳬居鴈散聚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不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揺矣故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

箭習武藝則猶馬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

法殊大都出爲什伍互相譏糾令之法非不令

譏糾而粉飾冊籍沒存攻戰則法不若古之精

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奸更相速坐今之行

法非不重速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末減則行法

不若古之嚴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

而行法病在不必民固墮於疎而儆於密驕於

愛而聽於威矣蛇虺鼴鼠伏藏堂棟雖有蟣虱

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于不釋

鏁金百鐺盜跖齎而不掇者其手縻也故善爲治者在脩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法其未脩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覈也保甲設矣而强宗袖手貧子荷戈則勞逸空均也保伍聯矣而劍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空精也救援約矣而征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空虛也子弟兵矣而追呼擾之征調煩之則撫恤空勤也廢發凡落衆白之徒皆習于攻殺止齊之方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衆可合而不可

雖力可用而不可疲則吳子所名父子之兵也

令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豎擾之謗發禁也賊巳詭捕分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奸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及至萘夥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遷慣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庶幾正罰立威之效不寬於隴畝鋤耰之夫赴之若鶩用之若在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越於橐則子牙所云未稍之守也夫法不備即必行之威

無以收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即巳備之法無以
勝姑息之弊惟備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
道者無所歸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即
以內强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嘯而出之
隙塞竊意今日守內之勢舍是無以爲治矣雖
然什伍糾察勢無所容於陸不得不蕩于舟東
南之地其川處而艇漁者强半愚以爲溪渚舟
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即可奮衆伏險
於順藏動於靜愚以爲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

川爲密察羅斜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營賦愚以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爲粤習六博爰及于楯子未勝冠弁髦詩書萌牙未剪遂壓斧杌愚以爲古者社學之制當講之社焉事制曲防縻盜手足天灾流行饑饉荐臻魚摧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掀之保焉辟之保甲君也保舟哨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若是而風俗不同巧拙不齊性情不親鬬訟不彌者未之有也然則

農戰不索權救守不索助而水陸二師不幾罷贅乎不知衆已聚者不慮散兵已屯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日土著以資壘守而止如堵牆水陸之師命之日客子以備輪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又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自危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日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浚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躪轢毒如虐焰安居則嘯呼營

伍挾歷官司項者梧林之亂東山之變益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精民鄉遂皆卒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懷甲如子弟救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除折辔兵不肖之心非制勢方張縮禍未殺之上策哉